

楔子

癡男怨女墜情天，開出人間並蒂蓮。
雨驟風狂雙蒂落，好姻緣變惡姻緣。
何苦紛紛說自由，若無歡喜便無愁。
而今好悟前人語，不是冤家不聚頭。

諸公知道這八句歪詩是甚麼解說？正是我說書的勘破情關悟道之言。有人駁我說：既是勘破情關，便是個無情之人，如何又說起寫情小說來，豈不是自相矛盾？不知正是情到極處，方能勘得破情關。情關破後，便可以因情悟道。既然因情悟道，說起寫情小說來，正好現身說法。這句話並不是我杜撰的，蒲柳泉先生曾經說過。他說：「忍者，情之至也。」（見《聊齋志異》卷八《花姑子》）我就拿這個「忍」字，來演說「情」字，所以這部書叫做《情變》。

大抵情到極處，反成了不情，於是乎有變。倘無變，反不成為情，這便是本書的大概。至於書中的事跡，還要拜懇諸公，拿中國眼睛來看，不要拿外國眼睛來看。拿中國耳朵來聽，不要拿外國耳朵來聽。駁我的又說道：「你說的是中國話，寫的是中國字，自然是中國人才聽，中國人才看。況且一個人的耳朵、眼睛，那裡有分中國、外國之理呢？」暖！不是這麼說。因為近來有一種人，樣樣都要說外國好，外國人放的屁都是香的，中國的孔聖人倒是迂儒。外國的狗都是好的，中國的英雄倒是鄙夫。所崇拜的不是華盛頓，便是拿破侖。至於張睢陽、岳武穆，他是不屑齒及的。甚至於外國人的催眠術，便是心理學。中國人的著龜，便是荒唐。這種人不是生就的一雙外國眼睛，一對外國耳朵麼？

我為什麼要先說出這幾句話呢？因為我所說這部書，內中帶著一個白蓮教的苗裔。說起來白蓮教的幻術，移花接木，變影幻形，撒豆成兵，剪紙為馬，諸公如果拿外國眼睛看了，外國耳朵聽了，豈不又要罵小子荒唐？其實白蓮教起於元朝的韓林兒，繼於明朝的王森、徐鴻儒，有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可證的。倘使當日徐鴻儒等輩，把這幻術細為研究，用以牟利，未嘗不是一個幻術名家。無奈他錯了念頭，以為這紙幻的馬、豆幻的兵，可以當真用的。借此謀叛，所以至於一敗塗地，後人就目為邪教罷了。如果諸公果然用出外國眼睛來看，外國耳朵來聽。一齊搖起外國頭，擺起外國手，吐了外國唾沫，開了外國口，說道：「啐！啐！呸！呸！荒唐！荒唐！沒有的事！只有外國人敲碎時辰表，裝入洋槍裡面，放了一槍，轟然一聲，那個時辰表卻好好的掛在牆上。與及用火燒了鈔票，仍舊可以還原的，那個才是真幻術。你所說的，都是些腐敗舊話，不要聽！不要聽！」那麼呵，小子這部書也不要說了。諸公果然肯具了中國耳朵，中國眼睛，小子便先報出個綱目來：

走江湖寇四爺賣武，羨科名秦二官讀書。
寇阿男京華呈色相，秦紹祖杯酒議婚姻。
思故鄉浩然有歸志，恣頑皮驀地破私情。
寇四爺遷怒擬尋仇，秦二官渡江圖避禍。
訂姻緣留住東牀客，戀情慾挾走西子湖。
籌旅費佳人施妙術，怒私奔老父捉嬌娃。
甘舐犢千金嫁阿男，賦關雎百輛迎淑女。
何彩鸞含冤依老納，秦白鳳逐利作行商。
感義俠交情訂昆弟，逞淫威變故起夫妻。
祭法場秦白鳳殉情，撫遺孤何彩鸞守節。